

雨滋琴書室詩文稿

雨滋琴書室詩文稿目錄

衡論六篇

仁義篇 親賢篇 賞罰篇 運會篇 困難篇 述孔篇

遼寧省立第一商科高級中學校第三十二級畢業同學錄序 商校三十一級同學錄

序 籌算序 悔移文稿初集自序 繼興詩集序 脫玉米機說明書序 悔移記書

後 讀玉孃詩書後 讀文天祥正氣詞 覆東鐵王秘書書 覆李秘書一琴書 又

覆李一琴書 天津寧園秋泛記 過孟姜女廟感言 釋忠 天晴聆歌

詩稿目錄

商業中學廿五週遊藝會記念 雨中坐水心亭 雨中別瀋陽萬泉河 過山海關弔

孟姜女 口占 辛酉除夕雜憶之一 送趙繼興赴陽泉 春曉遊天津寧園 偶

成 天津七十二沽觀舟其一 其二 寧園散步 月夜偶成 別寧園 秋日送

友 夜過榆關 什刹海午餐 遊故都景山 過明費宮人故里 祝郭秘書雨齋

卅壽 玉茗春聆歌 感懷

三月十四日識於北京新居

雨滋琴書室詩文稿 目錄

雨滋琴書室文稿

賈弘毅

引

舊著一種。草猝付梓。不計文字之工拙。略存雪泥鴻爪之跡耳。民國二十五年元旦。識於燕京堆雲積翠之間。

衡論六篇

仁義篇

孔子言仁。孟子言仁義。夫仁義者。果何物也。蓋仁者。心之德。性之理。義者。事之宜。行之則合而言之。道也。夫道从屮从首。始也。性者。从心从生。生於心之謂也。始者。太極也。心者。身之君也。仁从人从二者。由太極而兩儀。兩儀者。陰陽也。陰陽合。萬物之所由生也。故孟子以爲仁內也。非由外鑠我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蓋仁者。具兩儀之象。負陰陽之德。天地之生機也。否有仁焉。桃李有仁焉。五穀有仁焉。播其種于地也。沃膏培之。甘霖潤之。苟得其養。則其殼中之仁。自闢其核。而欣欣向榮焉。一仁而滋千百焉。而滋千萬焉。蔚蔚蒸蒸。而浩繁至不可數計者。皆此仁之充也。故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理也。況人秉天地好生之德。故曰。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擴此仁於外者。義也。內省不疚。是不染物欲。而澄然存于中者。仁也。兼善天下。是擴其仁於外者。義也。誠意正心修身。是自治之功。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擴其仁於外之績者。義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者。仁也。恕者。義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聖人一貫之道也。在天曰道。在人曰性。修于己。應于物。咸得其宜者。曰仁義。仁義者。生機也。至善也。然有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者。何歟。蓋處變道也。如烈士之殉國。孝子之殉父。烈婦之殉夫。義僕之殉主。其彪炳史乘。照耀人寰者。史不勝書。蓋苟遭窮處變。則寧死而全仁。不苟活以負義。此仁義之權道也。且殺己身而爲天下勸。俾頑夫廉。懦夫立。私心泯。而公義昌。世風賴以振。而人道賴以存。有利于人羣焉。有利于國家焉。有利于天下焉。此仁義之極軌也。故仁義者。乃天之道也。地之道也。聖賢之心傳。而人人之生機也。故必勿爲物蔽。勿爲邪侵。而以養此仁。而擴之。而充之。以推于天下。而以達斯義。是卽孔子所謂仁人。孟子所謂大丈夫也。

賢士易親也。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任之以專。則士必竭其精忠。盡其才智。始終一之。抵死以報之。尙父之于周。伊尹之于湯。諸葛孔明之于蜀。此其彰明皎著者也。非賢者自能盡其才智。乃人主能信之專。依之誠。而能用其才智也。賢士不易親也。彼無甘言以悅耳。彼不治容以悅目。彼不脅肩諂笑以媚上。彼不營私比黨以取助于左右。則左右易排之。人主易遠之。是以比干之智焉而死。龍蓬之忠焉而死。子胥之誠焉而磔。然賢士之進退。可以觀興衰矣。可以諗成敗矣。可以定治亂矣。夫有機關則必有主佐。一國之政。有主佐焉。一省一縣之政。有主佐焉。卽一校一局之政。亦莫不有主佐焉。主其事者。未有不欲其政之理。而期其績之著者焉。然主有三等。有英明之主。必選賢智之佐。而親信之。賢智之佐。必愛優異之才。而誘掖之。則君子道長。事必舉矣。有常主焉。雖具望治之殷勤。而不辦人才之良窳。佐得賢士。則必治。遇細人。則必危。有鴛主焉。喜諂好諛。不辨真僞。功不知賞。過不加罰。以容貌取人才。以喜怒施獎懲。則讒邪盈庭。而正士遠矣。欲求其治。烏可得乎。故有始治終敗者。有始敗而終成者。是皆係乎其佐之賢否而定之也。蓋親賢與能。則事必舉。近讒嬖細。則事必敗。此古今之通例也。蓋君子公也。不計其私。小人私也。不顧其公。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此

定判也。故君子輕利祿而明是非。小人爭利祿而混是非。君子利主之明而得行其義。小人利主之昏而得巧售其奸。君子愛才。小人忌能。君子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其于主也。苟合於義。雖赴湯蹈火。亦不容辭。不合。亦不屈義以苟全。決然遠引。無怨無尤。胡若是之堅定也。以仁義爲依歸也。小人以諂媚爲利器。以比黨爲護符。以忌賢害能爲慣技。以排除異己爲勝利。故朝爲讐仇。暮爲契友。時而親焉。時而敵焉。親如投膠。仇若冰炭。胡若是之善變也。蓋以利害爲轉易也。荀子曰。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及去暨遠。仍不知其何以故也。而反責人之薄我。棄我。豈可乎哉。嗚乎。親讒徒而復求良士。是誠射鼠而餌之以鯁也。是緣木而求魚也。且君子以才智而行其仁義也。細人以勢位而施其奸宄也。立身莫貴乎仁義。而宦途習尚乎勢利。語仁義于傑紂之前。必遭刀鉅鼎鑊之禍者。非仁義之罪。乃不知人之咎也。是以士有挾道義而屢挫屢困者。非所遇之主不明。卽主之左右以威勢爲學問也。而賢士者。是吹簫于越朝。雖羽角宮徵商不謬。無如越王之善野音也。是操瑟于齊門。術雖精。而不如南郭先生之濫竽也。是挺雄軀于楚庭。士雖壯。而何奈楚王之好細腰也。此爲士者所宜深知。而爲主者所當明辨之也。

賞罰篇

衣食住行。人生之需要也。有需要。則欲望生焉。人人欲求生存。故人人欲達其需要之欲望。于是有勤其學業。勤其職責。以服務于社會。而冀獲其生活之需要。則社會蒙其益。而已亦亨其利者。此端士也。有怠于學。惰其職。而恃其鑽營之技倆。以靳其无窮之欲望者。此劣徒也。下此則作奸犯科。無不爲矣。端士之所賴者。學識也。劣徒之所恃者。伎倆也。各爲需要而競爭于社會。其勝負優劣之判。有關於社會之治亂。人心之醇漓焉。國家以謀人羣之進化。趨向之至善。社會之安寧計。則賞罰之法生焉。夫罰一人。而千萬人儆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焉。法之賞罰。雖施及一二人。而翹企仰瞻者。萬億人也。人心之趨向。是非之標準。是皆繩于公明正大之法焉。故賞罰之事小。而定是非。別善惡。期導人于至善。而刑期于無刑之義深矣。然法之效著于公。法之弊。弊于私。且所以立法者。乃以公道衡量人士。以却其弊。而進于善也。法者。光明偉大而無私也。無弊也。然法不能自行。而必假人以行之。是以執法者。神聖也。偉大也。人民之楷模。而是非之準則也。故必慎。必審。必精。必公。求諸良心而不愧。堪質諸鬼神。對諸天地。而後始對于國家社會人類而無憾。則是非賴以明。風俗藉以正。卽一言

一動。亦如巍巍燈塔。放萬丈光芒於人海中。無智愚賢不肖之倫。皆瞻此光輝。而識趨向焉。如指南針焉。不以勢利而橫指東西。不以金錢而顛倒南北。任人之顛倒回旋。而必誠誠懇。懇認定方向焉。斯可以司人類賞罰之權也。如以喜怒而施焉。如以愛惡而施焉。如以親疏遠近而施焉。如以勢利金錢而施焉。則賞未必當。而罰未必是。或賞其所當罰。而罰其所當賞。假神聖公明之法。以行其偏曲謬背之私。則其私之力彌大。而法之效。非但泯沒而已耳。則是非泯矣。黑白混矣。非僅小人之幸。君子之嗟而已也。將人心向背莫明矣。社會之善惡無的矣。作人之標準失。而人類之公道亡矣。故人心之私。不足畏。可畏者。假法以行其私耳。罪人之惡。僅罪其身。且人皆惡之。其罪猶小。假法以亂是非。則禍及人羣。其惡乃大也。萬章問曰。舜爲天子。咎繇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東海之濱而處焉。專治時代。天子至尊也。而亦不能威庇其父。皋陶者。良法家也。而尤不能曲悅其君。蓋舜聖人也。必不能以己之私情。而亂天下之是非。皋陶賢士也。必不能畏天子之畏。而亂天下之法。是以親可孝也。而不能違法以孝親。君可事也。而不能違法以事君。蓋法乃天下之公器也。是非之準繩也。太子犯法。刑其師傅。亦以示大公于天下也。人類是非標準之不可一日泯。則

法之精神。卽常光明于天地間而不可失也。蓋法如明燈也。司法者如司燈人也。人羣翹企仰瞻之清光。而藉以辨識趨向者。司燈者何忍不大其光輝。而反弄其黑暗乎。

運會篇

道雖萬古而常存。法無千年而不弊。道者。所以生萬物也。法者。所以理萬物也。萬物胡爲而生。无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陰陽協和。則萬物生。此自然之理也。法胡爲而理萬物也。蓋人各求生而趨利。則競爭起而禍亂興。故聖人準時設法。以維其序而弭其亂。此亦自然之勢也。所謂自然者。如大風簞起。萬籟皆鳴。如江河歸海。不到不止。如輕車駕駿驥。就熟路驅峻阪。而造父王良爲之左右也。此之謂潮流。顧水之流也。阻之則橫溢。激之則過賴。故以逆敗。禹以順成。是以聖人立法。亦必因時制宜也。蓋人事日進。事務日繁。法久則弊。法弊則亂。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弊。弊則窮。此亦自然之勢也。此之謂運會。不觀夫人類之始生也。飲血茹毛。巢居穴處。獵于山。而漁于澤。各自生產。各自享受。空氣日光土地。爲公共生活之要素。毒蛇猛獸洪水。爲公共之鉅患惡敵。始則人自爲戰。個自抗敵。是以人必敗。而敵益滋焉。繼則見同類而互憐之。見惡敵而共惡之。遂相與呼嘯焉。相與共憤焉。

遂相與守望相助。而共扶持焉。相與團結而謀羣居焉。於是有智者出。發明火以熟食。利用石以爲器。而部落之勢成焉。是誰使之然也。曰。勢之所至。亦自然以成之也。此之謂洪荒時代。泊後。合羣力羣策而猛獸害除。洪水患息。辨五穀而耕耨。養牛羊而牧畜。定日中以爲市。而交易興。交易之道興。而私產起。夫婦之名分定。而家族成。避風雨而造屋。禦寒冷而製衣。然大水時爲災。暴風雨之肆虐。爲人力之所不能禦。人智之所不及知。于是奉一聰明首領。上以祈禱于天。下以燮理民衆。如蒙藏奉活佛以爲主。歐洲以教皇理政權。皆基于此。此亦勢之所必至。自然之勢也。是謂神權時代。泊後有聰明剛毅者。崛起以武力併部落。以政治一天下。立爲天子。稱爲皇帝。元首明。股肱良。則百政舉。而民愛戴。則天下熙熙。可稱小康。及君暗臣宄。暴民自利。剝削日久。民不堪生。而明哲乘之。則革命起焉。如湯放桀。武王伐紂。陳涉揭竿而秦亡。元璋易服而元滅。戎馬紛擾。黎民塗炭。順天拯民者有之。以暴易暴者有之。是誰使之然也。時與勢之所必然也。是亦自然之勢也。此之謂君權時代。及以帝王逐鹿。民不堪苦。暴君虐民。民不堪命。而民權學說。遂震蕩宇內。如希臘之亞里斯多德。法之盧梭。倡言民權。與昔孟子之貴民。及書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及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

說。遙遙相符。此種學說。遂應運而興。于是發生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中國革命。此亦時勢之所必然也。自然之勢也。是之謂民權時代。總之人生之歷程。爲漁獵時代。牧畜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然無論時代如何。政治何若。是必各隨其生。各司其職。而終於互助共濟。是以官吏勞于廛。農夫耕于野。商賈營于市。工人作于廠。推車者。擔担者。提籃者。設攤者。小匠小販盈于街。呼賣之聲雜于耳。形形色色接于目。熙熙攘攘。孳孳于利者。爲生存也。然有逸者。有勞者。衣文繡者。被短褐者。饔甘炙者。啖糟糠者。此經濟階級之現象也。奚自乎。自乎分業也。業奚由分。自乎需要也。蓋人因生存而消費。因消費而生產。因生產而分業。此亦勢之所必然也。自然之勢也。自交易興而分業立。洎後社會日趨于繁華。人事日臻于進化。需五穀以爲食。而賴農人之供給。需布帛以爲衣。而賴工人之供給。需器戒以備用。而賴匠人之供給。亦因社會之需要。而有業農者焉。業工者焉。業小販雜役者焉。互相需要。互爲供給。而業日進。而術日精。雖有富貴貧賤之別。而各得盡養生送死之道。相安而無相擾者。此調劑之道也。孟子曰。子不通工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能通之。皆得食于子。賈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職是故耳。總之。調濟得其宜。足以安內。團結盡

其誠足以生存。此亦自然之理也。雖萬世不移也。

困難篇

困難者。天之玉成于英雄也。優逸者。天之敗損于庸頑也。不觀夫鉅富顯貴而克終者。鮮矣。或陷于邪僻。或損於盜賊。或困於囹圄。或遭諸刑戮。果能處富貴而不辱者。其惟知道之君子乎。至若受困阨而崛起者。實繁。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傳悅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伯里奚舉于肆。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腹。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以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于虞。而後作。徵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孔子曰。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是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阨。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墳。如是觀之。富與貴。可欲而實可畏也。處之不以其道。則損矣。困與難。可畏而實可樂也。處之以其道。則

聖賢也。豪傑也。不朽勳名。彪炳史乘。均由是以啟之。由是以鍊之。由是以折磨之。由是以陶鑄之。由是以玉成之也。是以自待厚者。必不以困阨爲可憂也。其讀聖賢書。而猶戚戚于貧困者。吾欲其三復斯言。

述孔篇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堪爲孔子贊也。其關於修養也。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有四非。曰非禮勿視。非理勿聽。非理勿言。非理勿動。有三愆。曰躁、隱、瞽。有九思。曰視、思、明、聽。

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其所罕言。利命仁。其不語怪利亂神。其所慎。齋戰疾。子絕四。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其施教也。曰。有教無類。有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有四科。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講學也。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曰。學如不及。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謂伯漁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爾。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啟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矣。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

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前進。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進美矣。未進善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言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曰。苟志於仁也。無惡也。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司馬牛問君子。子曰。不憂不懼。司馬牛曰。是可以爲君子矣乎。曰。內省不咎。夫何憂何懼。子張問崇德。曰。辨惑。主忠信。樊遲問崇德。曰。修慝。辨惑。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其辨君子小人也。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其論道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曰。攻乎異端。斯害也矣。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論政也。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如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爲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貢問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論社會也。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其言志。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觀禮。則曰。諦至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見南子見闕黨童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與其往也。被譏於楚狂長沮桀溺。則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議也。詩云。凡民有傷。匍匐救之。孔子之謂也。其見諸施行也。刼萊夷盟。誅少正卯。相魯三月。夜不閉戶。路不失遺。暨君荒於淫樂。則假祭肉不至而去。君子去國。不潔其名也。困於陳蔡。而絃歌之聲不絕。師徒相怡道也。嘆鳳鳥之不至。嗟西狩之獲麟。傷道窮也。訓弟子三千。成名七十二。以宏道也。刪詩。序易。訂禮樂。著春秋。以垂訓於萬世也。其演禮運也。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卽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之義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而不作。（釋上一句之效也）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率土皆然之謂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爲紀。（老子大道廢有仁義之謂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親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舜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謂能如此天下也可以小相安又也）觀於此。則古今中外治國之道。盡於此也。元封贊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太史公引詩贊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遼寧省立第一商科高級中學校第三十二級畢業同學錄序

天地間。一大學校也。人類之所以日趨於文明。社會之所以日臻於進化者。皆藉聖哲傑士發明之學理藝術之所致也。孔子之發憤忘食。韓子之兀兀窮年。其競進之精神何如哉。至若見沸水而發明汽機。觀磁石而研求電理。茫茫宇宙。盡學問也。此所以昔聖西哲。均竭其

畢生之力。而未能竟其業。而學業頗有畢乎哉。蓋今日之畢業。卽明日之始業也。此業之藏事。卽他事之權輿也。迺者。吾人或以畢業而束書不觀。或以服務而放棄學業。皆非也。蓋吾生也有涯。而學無涯也。故必再接再勵。踵事增華。俾日進於無疆可焉。今吾校三十一級畢業同學錄。余旣得而序之。茲三十二級謀刊同學錄。復問序於余。余乃爲畢業解一首。權當臨別之贈言耳。歲次重光協洽端陽日序。

商校三十一級同學錄序

歲在重光協洽皐月之中浣。吾校第三十一級學生。行將畢業。謀刊同學錄。而問序於余。且援古人臨別贈言之例。又弗得以不文却也。夫以遼、瀋、海、蓋、津、營、鐵、鳳等十餘縣之學子。得聚於一堂。共習文、法、數、理、商、計、經濟等科。其性情。雖有沈潛高明。剛柔靜躁之不同。而矜善刺過。有如骨肉。風雨晦明。切磋無間。詢樂事也。不意荏苒光陰。已六易寒暑。茲將畢業。而勞雁分飛。或升學以深造。或服務於鄉邦。一旦雲散風流。驟增天涯地角之嘆。勢可戚也。然聚散形也。而團結義也。吾等苟情真而義篤。則千里一室。散如聚也。抒情可頒錦鯉雙雙。寄意時飛梅花片片。余亦浪跡風塵。彌深舊感。他日興代木之思。則展觀茲冊。亦無異與諸子相

周旋矣。是以豈徒錄哉。求所以爲斯錄也。賈澤德識。（澤德係余原名。）

籌算序

余友李子健民。績學士也。其於天文歷術之學。無不造其精蘊。余觀其處若忘。行若遺。初不知其奚思而奚求也。入其室。則積書滿架。多數書也。持籌兀坐。探幽索隱者久矣。比出其近箸籌算一書。行將付梓。而乞序於余。余始知其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者。固有所爲也。夫籌算。古法也。說文。術。象籌之排列也。許氏叔重云。示。事神事也。算。从二示。亦示之屬也。蓋道生於无極。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數始于一。大于九。終于無窮大。無窮大者。卽復歸於无極也。此術之哲理也。抱樸氏推一之理。以啟立機。羲和氏定數之則。以授民時。此術之致用也。及清之中葉。立馬豆。湯若望等。傳教東來。則三角。幾何。代數等學。資以輸入。其理日繁。其道益賾。尤非淺學之士。所能窺其極也。蓋世運演進。人事日繁。舉凡生計交易。持家應世。經邦軍旅諸事。無不待持籌握畫也。故李子既精東西數理。而尤於古法。潛研探討。孜孜弗已。而有獲也。然世變日棘。彼名利徵逐。攘攘弗已。而李子獨坐斗室中。萃東西之學理。冶于一爐。視天下之功名富貴。舉不足以易其心。擾其慮。嗚乎。偉矣。惜余未諳歷術。復不辭

文字之謏陋。而勉綴數語者。以祝君之偉志也。

悔移文稿初集自序

夫文章一事。或以爲雕虫小技。或以爲不朽盛業。余性愚拙。無才以雕藻。習道未篤。不克以樹立。是二說者。均無與於余焉。惟自總角讀書。卽耽典籍。稍長。則以衣食細故。僕僕風塵。而性與時左。力與願違。忽忽卅餘載。古人學成德立之年。余則碌碌如是。卽文字之工。又何足爲榮。況未工乎。然天之生物也。各適其性焉。鵲之鳴。人喜之。鴉之鳴。人惡之。然鵲不以人喜而固鳴。鴉亦不以人惡而不鳴也。蓮麗于水。菊芳于陸。亦各濯濯清標。不以人之好尙而易其節也。百卉爭榮于春。而松柏獨蒼翠于冬。亦不以寒煖而變其操也。草木有本心。而況人乎。余時於夜讀之餘。偶覽舊稿。嘆人生聚散。渺若浮雲。撫今追昔。低徊不能自己者。此文以事存耳。夫讀聖賢書。固宜尙志。規規于文字。不亦陋乎。然亦有偕朋選勝于山陬水涯。席草地。戴松蔭。聆鳥之歌。玩花之味。俯仰舒嘯。不擇好音。以適己志耳。文字云乎哉。惟二三師友。尙有屬望甚殷。而及門諸子。則屢促付剞劂。遂將草稿印若干份。用作文字之緣。倘有仁人君子。不棄葑菲。示其紕繆。而教正之。則尤幸矣。上章敦牂天貺日賈澤德識。

繼興詩集序

趙子繼興。余同鄉友也。君善遊。遊必盡興。尤必有詩。詩極自然流利。袁子才所謂主性靈者也。君隸職於軍界。將赴命於西陲。乃携贈別詩作別于余。且將重刊其詩集。而丐序焉。夫余以罷駑之資。蒞此陽九之厄。孑然一身。飄零津冀。感慨身世。不勝於邑。正唏噓無聊之際。而逢一瀟酒大雅之知音。夫逃空谷者聞足音而喜。矧余之喜。益可知矣。無如乍聚卽別。益增悵惘。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隣。聚散常事耳。固無礙于精神之團結也。勉旃趙子。將各處名山勝境。古迹險要。綜攬詩集中。待他日把盞臨風。酬唱于白山黑水間。以極其大快而無憾。豈不猗歟。弘毅序于天津寧園之草亭上。二十二年八月一日。

脫玉米機說明書序

粵稽稼稽肇自神農。樹藝基於后稷。順時播種。致蔚蔚蒸蒸之象。胼手胝足。慶熙熙皞皞之天。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是以裕國家必先足民食。盡人力必兼盡地力也。然遂古之時。事簡民稀。野老頌何力之談。郊童詠不識之歌。自食其力。不亦猗歟。近世物競天擇。競爭益烈。故步自封。弗用機器。豈不償乎。且衣食足。則民知禮義。故孔子有足食之訓。欲善事必

先利器。故管子有患工之篇。否則巧婦難做無米之炊。拙器雖慶豐獲之效。是理之所必然者也。吾中華以農業立國。沃野數萬里。耕耨數千年。而地力有未盡之憾。人民有菜色之悽。緣以工未精。而器未利之弊也。河北省憲。有鑒及此。遂有農具改良製造廠之設。籌備發紉于客歲中秋。營業開始于今年端陽。此間集中精力。惕勵經營。購機械。按裝置。砌爐竈。備工具。修葺廠房。設計圖樣。偕同職員。督率工人。闡思極慮。努力擘劃。參東西之學理。酌地質之情形。研究改良標樣。製造精利農具。務求價廉物美。工省效宏。切實用而便農事。易操作而增生產。非敢徒託空言也。茲已研究改良而經試驗成功者。爲脫玉米機。播種器等數種。繼續研究改良農事必需品。約有漑田機等二十餘種。務冀農人收事半功倍。革故趨新之效。方不負憲台裕國便民之仁懷。而免黎庶有呼庚呼癸之悽愴。始不愧本廠研究改良之微旨也。當茲秋陽晞晞。玉黍離離之際。玉米收成。急待脫粒。純以人工。耗時廢力。用脫粒機一分時間。可脫五十餘穗。如風氣豁開。新具暢行。當聞歌巷。怵野之懽矣。本廠雖含營業博利之旨。而重改良農具之義。望吾農界同胞。萬勿故步自封。本廠當僉勉精進。共爲農事闢一新路。而增生產。以達家足戶給之望。豈不猗歟。現已造成之大批脫玉米機。正宜適時銷售。

以供需要。此機各附詳切說明書一份。以便照書使用。方知言之不謬也。是爲序。

悔移記書後

古人居必名齋。齋必有記。或以寓其志趣。或以示其警惕。其意旨雖殊。而均非出於無意也。余生無他好。除詩書癖外。時喜聆歌。耽于聲妓者。頻悔頻違。及卅齡後。遂悟惡無論大小。纖毫卽足以亡身。迷無論深淺。一迷卽足以敗德。故偶寓意於物。藉以陶情淑性。固無不可。留連忘返。則過矣。況易曰。頻悔凶。益滋懼也。乃回憶卅餘載。德未立。業未成。余亦父母所生也。天地所覆載也。聖賢詩書所薰陶也。名師良友所培植也。五穀所給養也。百工所供給也。冠履焉。衣服焉。而若是乎。遂痛改前非。而以悔移名吾居。自茲遂潛心于周易。致力于內典。以治心。博覽經史。攻討子集。以儲識。欲之來也。以死字了之。理之復也。以生力持之。集中精力。以求袁了凡所謂今日生也。然只名其居。而未敢記其實者。蓋欲驗其成功何如。而有所待於將來也。今春與余闊別十餘年之友。洪子啓疆。歸自寧安。與余暢悟于悔移。談經史。評文章。竟日弗厭。晚餐畢。取悔移文稿一冊而去。閱數日。乃携其近作數篇。乞余評閱。檢訖。得悔移記一篇。快讀一過。實獲我心。豈非知己也哉。

讀玉孃詩書後

玉孃宋末才女。字若瓊。張姓。自號一貞居士。品學兼粹。已許字其表兄沈生佺。而其父欲奪其志。而另擇婿。婿聞之。抑鬱以死。玉孃堅弗允。遂殉其未婚夫而同死。其侍婢二。一名紫娥。一名霜娥。皆具才色。所宿鸚鵡。亦辨慧。均殉女主人而死焉。玉孃著有蘭雪集二卷。元文家虞道園。見其樂府。謂可與國風草虫並稱。清樊樊山著有玉孃曲詞。極哀婉壯麗。余在津門坊間。不意得賂一粉紙單行本蘭雪集。詩不多而雅安。內附刊其未婚夫沈生佺詩一首。哀麗纏綿。不忍卒讀。蓋其絕筆詞也。夫充滿天地間。能以維持上下尊卑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鄰里鄉黨之義者。只仗此神聖無匹之愛耳。夫婦之間。愛尤重焉。蓋愛情是純潔者。是光明者。是偉大者。是永久者。是神聖者。不容絲毫滓滯參雜其間。始爲真正之愛。玉孃之父母。摧殘愛情。大煞風景。至殺其愛女及佳婿。殃及義烈之侍女等。罪孰甚焉。金錢勢利之愚人。誤人甚矣。然金錢固萬能。而不能買動真正純潔之愛情。勢力固足畏。而不能強奪真正純潔之愛情。蓋真正純潔之愛情。有甚於性命。烏得轉移哉。至若虛僞之愛情。乃人間之罪惡。其糞土不值宜也。讀玉孃詩。余不禁爲女士及沈生嘆。揭而書之。以作天下之爲父母者之棒。

喝。並欲爲言戀愛者。識真正愛情之正鵠。而祝天下之有情人。終成眷屬也。

讀文天祥正氣歌

夫振頽風。挽末俗。動天地。泣鬼神。悲壯淋漓。足綿國魂於永永者。豈爲正氣歌乎。是歌也。乃義聲。乃仁聲。乃剛烈聲。乃光明偉大之國魂歌。人人當讀。日日當思。時時當詠。萬不可僅當文字看也。如指此文而稱讚文山手筆。則文公奮目裂眦。地下振怒矣。當明此義。當體此意。庶可讀正氣歌矣。

又按文山振筆作斯歌時。耿耿精誠。只知仗銀毫。長存天地間之義氣足矣。其自己之性命。早付諸南華所謂無何有之鄉矣。讀者識之。此正氣歌之特要也。豈但國家社會賴此等人以存其人類之精神。卽天地亦藉此等偉人。以表顯其偉大義氣。仍不干滅絕于亂世耳。每一讀此。而不禁祝拜往古。企禱將來。且欣然自信。無論時勢如何。人心如何。而天地間之義氣。必永不絕於天地間也。

覆東鐵王秘書書

竟方大弟有道。未覩清標。已易寒暑。莫雲春樹。撫序增唱。兄每於雲散風流之後。回憶樽酒。

論文之歡。愈覺有味而增感慨也。茲接大札。復辱以文事相質。不禁喜媿交集。別後於弟之作品。雖未得窺其全豹。然於報章。已獲瞻仰鱗角矣。若萬太夫人壽序。及各詩章。均有典有則。宜風宜雅。弟之精進若此。洵足喜也。至若孫生傳。以其毫無事實可傳。最難著筆。效史公之傳伯夷。以論議行之。宜也。兄以塵俗紛擾。筆硯久疏。偶動筆墨。亦係酬應。醇乎性靈之作。近年來未曾一得。殊可慨也。近將弟之寄來肖照。置諸几右。或足以警余之惰。而庶獲箴規之益也。雨盦弟近任河北省建設廳秘書。兼第四科科長。爲周仍在二十五旅記室。昔在天津蔡家花園。今有移防說。弟何時來省。得重與論文。當大快胸襟也。兄仍舊祈釋錦注。

覆李秘書一琴書

一琴大弟台鑒。月餘。澈夜暢談。洵爲半生快事。對於佛學。獲益尤深。惜兄未澈悟。弟驟升遷。知己睽別。不勝於邑。好在相處雖云未久。交誼堪稱忘形。友道固不以聚散爲輕重也。來函所囑。兄已代爲致意諸同寅矣。弟何時來省。則煮茶快談。買車快遊。是所至盼。兄已懸榻以待之矣。

又覆李一琴書

寸草將發。大札又到。每函均切切以圖聚首爲快。深情隆誼。縈繞筆端。兄落拓半生。知音杳杳。吾弟以卓越之英才。竟識鯁生于廣衆中。而引爲知己。兄感激欣忭。莫可言宣。當已爲弟所心照矣。自弟文旌北上。兄卽落寞如昔。報端之聽歌瑣記。是另一佛弟子筆墨。非出自兄手。自別後。兄頗減此閒情雅致也。可慨。吾儕以文字之緣。定金石之交。絕不若末世之以貧賤富貴而轉移其初衷。此可以自信而信弟也。弟好自爲之。倘他日得附驥尾。速慶彈冠。則半生沉淪。得以稍伸壯志。則無異肉白骨而起沉痾也。茲將大著櫻花曲。及本校同人名單各一份。附函奉上。采蓮曲。被友人借觀。現未歸璧。俟後日寄去。弟與王女士結歡喜緣。卜得吉日。可將喜帖寄至學校。兄再爲按名分發。弟之宿債。兄已向羅李二君代爲致意矣。兄近來心緒不佳。且俗務紛擾。遂致久疏音候。知我如弟。仍希諒之。

天津寧園秋泛記

余以津門新客。百無聊賴。晚餐後。踽踽獨行。信步過新站。折而東北往。由水塘之曲徑。過紅橋。橋三曲。經高爾夫球場。則五步一樓。十步一間。畫棟雕梁。塗金飾粉。曲廊百折。甬路委蛇。一瓦一石。刻畫盡致。一邱一水。盡態極妍。山擁其北。山不高而幽靜。水繞其中。水不廣而清。

漪山多柏樹。水植荷花。又於萬綠叢中。建設亭榭。其形不一。有草亭之樸質。有方亭之精緻。水有船舫。供遊客之馳騁。紅男綠女。往來不絕。或蕩輕舫。以玩水。或坐小亭。以觀魚。或談心而賞景。或凝坐而聆歌。大有西湖北海。秦淮河畔之概。余正瀏覽風景。勿逢舊日及門孟君書麟。邀余作泛舟之遊。遂共登扁舟。蕩向荷花浪裏。是夕。新月一灣。銀漢如洗。划駛三週。則金碧輝煌之樓閣。曲屈雅靜之山林。瞭如指掌。令人心曠神怡。羈懷頓展。舟中晤談之餘。藉悉斯爲袁項城督直時所築之種植園。今經北寧路局鳩工新建之北寧園也。現在建築中。歸而作寧園秋泛記。

過孟姜女廟感言

夫孟姜女。一弱女子也。死則死耳。乃歷數千載。如令人欽敬贊嘆。廟食不絕者。豈非貞烈之義氣。足以動天地。泣鬼神。冲霄漢。薄日星。勵後世。維倫常。而不可磨滅者歟。語云。以與之齊。終身不二。又云。烈女不嫁二夫。揆諸夫婦之情。或生有子女。待扶養者。固宜如是。願末世或訕之曰腐。社會之姦醜百出。淫婦之人盡可夫。而局外人或譏之曰亂。甚哉。末世之是非難定也。然是非儘可任人顛倒于唇舌。而真理則互億萬世而不沒也。否則阿房宮何在。而姜

女廟獨存何歟。

釋忠

中心爲忠。正也。誠也。良心也。子事父。僕事主。僚屬之於長官。有官守者之於國家。百工之於職業。不愧。不忤。竭其心。而盡其力。咸稱其職分者。忠也。一動一言。臨事接物。不愆不苟。不邪不曲。不私不弊。咸本諸良心者。忠也。豈可以爲陳腐而抹殺之乎。如欲抹殺忠字。卽去正就邪。反誠就僞。違良心而欺忤。誠如是。則國家何如。社會何如。而人類又何若也。生存云乎哉。安又得乎哉。蓋法無千年而不弊道。乃萬古而常存也。法可變道不可變也。且忠字非爲帝王而造。亦非爲臣對君而解。如僅以君臣而解忠字。是解之陳腐也。而非字之罪也。今天下以正義而妄爲陳腐者多矣。故作忠解以舉一隅耳。

天晴聆歌

弘毅

余以亂離餘生。于役津門。悲憤羈懷。抑鬱難展。前于公餘之暇。買車軀赴天晴。將斬不斷的萬縷愁絲。暫假珠喉淑韻。宛轉濡消。詢出諸意外也。斯夕之梨花簡。梅花調。河南墜子。及京韻大鼓等雜藝。間有足聽者。惜余未諗其芳名。茲弗記憶。甚。末場爲林紅玉之佳藝。余久耳

其名未獲一觀其色藝。忽見歌臺點綴之電燈齊明。斯員登場。檀板輕敲。與婉轉流利的絃音。合奏刻許。則抑揚宛轉。玉潤珠圓的清音。卽高高低低斷斷續續娓娓綿綿送到滿座各各人的耳輪深處了。令聽者凝神拚息。注意滌思。大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概。忽然高音宛起。如鈞天之樂。從九霄而降。令人心曠神怡。憂寵俱忘。忽而低音委婉。曲屈細奏。餘音渺渺。不絕如縷。似有聲似無聲。其清婉微音。是從其神情姿態表現出來的嗎。或其嬌姿雅度。全藉其珠喉蘭韻。曲曲微微。慷慨淋漓的歌聲。而顯着的呢。令聽者不知所以。實在是其表情作態。輕歌緩舞的真精神。團結在一起。而流露出來的。忽而急音如雨打芭蕉。珠落玉盤。其流利痛快。令人聽之。如晷天食西瓜。如午日飲冰結凌。清涼芳馨。澈人肺腑。忽而音聲開豁。如月色皎潔。星曜綴天。宇宙清澄。塵氛盡洗。而與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作赤壁之遊。食松江之鱸。飲朝雲之酒。其樂何如。忽然音調鬱結。如陰雲四布。霾氛驟起。雨絲風片。斷續淒迷。而與蒲松齡施耐菴剪燭把酒。促膝擁爐。而談鬼狐俠客之懽。其趣何若。總之。座有百人。人有百目。不能窮其表情描景之妙。座有百人。人有百耳。亦難盡其清音雅韻之佳。神乎技矣。是夕歌徐母罵曹一段。其形容曹阿瞞之奸雄。表演徐母之忠憤。賢淑。無微不至。令聽者神往。夫

書曲戲劇之道。大足以默化社會。潛移人心。其曲文之良窳。有關於世道。非可忽也。

雨滋詩稿

遼寧省立第一商科高級中學校廿五週遊藝會紀念 七律

露白霜高九月天 莘莘學子弄歌絃
程門化雨沾多士 絳帳春風啟後賢
樂奏菁莪聲細細 節逢素女舞娟娟
回思締造艱辛日 荏苒光陰廿五年

民國十七年

雨中坐水心亭

二三詩友笑相將 花氣清新雨味涼
人在水心亭裏坐 水心亭在水中央

雨中別瀋陽萬泉河

讀罷閒遊興致賒 四圍綠柳一河花
潺潺碧浪風翻翠 渺渺幽香客試茶
無數白珠敲綠葉 幾聲碎玉響青芭
名園無那從茲別 何日歸鞍再賞花

過山海關弔孟姜女

烈女純淑氣 千秋尙凜然
雄濤侵不沒 貞質鎮河干

謹按距臨榆城東南二十里許。有石浮水面。人以爲姜女塚。世傳女許姓。居長。故稱孟。

籍隸陝西同官。夫范郎。操版服役於秦築長城之令。女製衣送築所。甫至。夫已亡。遂向城痛哭而死。葬茲土。人於海濱高阜石上祠之。名望夫石。

誤題靜之女士工繪歲朝清供圖口占以答之

鎮日悠悠公務繁

多愁方悟題吟難

分明一幅初春瑞

竟把山查當牡丹

辛酉除夕雜憶之一

迎春接我晏春送

娓娓春風入帝都

破碎河山又歲暮

那堪把盞醉津沽

送趙繼興赴陽泉

趙子人中豪

飄然詩興高

珠璣滿素紙

風雨起銀毫

吾念縈一夢

君聲飛九皋

雄姿常佩帶

秋水雁翎刀

春曉遊天津寧園

曲曲灣灣水

烟籠芳草堤

一年春好處

翠柳亂鶯啼

沽上寧園之佳景頗多。然到陽春三月。余最愛其三折紅橋西堤之柳浪鶯啼也。

偶成 五古之一

千載以上人，我生未見之，我雖未見之，史冊昭其儀，千載以下人，茫茫不可知，我雖不可知，黃帝裔昌熾，我生在其間，不早也不遲，燦爛錦河山，輝煌神明基，云何乾淨土，竟被虎狼恣，多難足興邦，莫嘆後庭詞，億兆誠團結，丹心作城池，衆志蕩妖氛，精誠掃魑魍，還我錦河山，奠我神明基，可以對古人，可以對來茲。

天津七十二沽觀舟

飄然來往水雲涯

壯婦烹蔬子煮茶

寄語船家知也未

滿沽詩意屬君家

二

生涯歲歲近水涯

歌調清幽月已斜

七十二沽誰是主

燈光隱耀是漁家

天津寧園散步

興來閒步曲堤東

草色平鋪柳媚瞳

次第天公施彩色

枝頭又放小桃紅

別家二載鄉思難遏，當茲月夜益倍神馳，偶成此句，不計工拙也。

中天一輪月

光耀滿人間

敬問嫦娥姊

吾家誠泰然

暫別寧園

江山到處作家且 接得芳鄰一載餘 駘漾清氛釀曉日 素波碧浪賞游魚

曲廊不厭千回過 雕榭曾經幾度居 最是係人深念處 鶯啼鳥語似留余

秋日送友人集句

嗟君此別意何如 故疊蕭蕭蘆荻秋 等是有家歸未得 烟波江上使人愁

夜過榆關

落拓人間卅六年 愁絲織得鬢斑斑 仰天一嘆從茲去 明月清風夜度關

燕京十刹海一亞一午餐

荷塘細雨微風裏 碧玉盤呈萬顆珠 蓮葉羹和蓮葉肉 清涼花氣佐中餽

遊故都景山

景山東麓有槐一株名罪槐明莊烈帝崇禎殉國處也其上小亭太監王承恩殉君處也

景山幾歷興亡恨 燦爛輝煌餘痛痕 衰草斜陽杜宇淚 啼鴉古樹帝王魂

精勤固可推英主 亡國從來盡罪人 惻憐賈生重臨眺 唏噓憑弔有餘呻

過明費宮人故里

在天津縣城裏南街里雖樸僻而榮光莫大焉嗚乎此亦一女子也宮人云乎哉

纖手殺敵命酬君 千秋爭道費宮人 馨香英烈縈閭里 馮弔唏噓感不禁

清陸次雲著有費宮人傳。附有魏宮人者。亦英烈女也。均明崇禎殉難之宮女也。袁子才著有費宮人刺虎歌。亦極有聲色。余崇拜貞烈。不計詞之工拙而誌之耳。

祝郭秘書雨盦卅壽

聚首年餘相見頻

感君欸待意殷勤

多年交契知君久

弱冠功名著令聞

潘宋才華潘宋貌

蘇黃風度蘇黃勳

歸莊自己稱觴日

我也揮毫獻祝文

天津玉茗春茶樓聽河南墜子歌技程玉蘭聲藝絕佳

閒品玉茗聽豫歌

豫歌無那靡靡何

玉蘭音調堪超俗

艷媚姿容俠氣多

感懷

不堪回首嘆蹉跎

歲月匆匆卅九過

到處友師培植誼

半生貧病負恩多

